

## 概 述

唐蕃古道，东起唐朝京都长安（今陕西省西安市一下同），中经鄯城（青海省西宁市一下同），西至吐蕃王朝首府逻些（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一下同）。是唐蕃之间政治、文化、商贸的主要通道，同时它与泥婆罗道相贯连，又是中国内地联系天竺（印度）等南亚诸国的一条重要国际通道。在中西交通，唐蕃关系，汉藏关系史上，有深远影响和重要地位。至今仍被誉为汉藏民族友好联系的“黄金桥”。

早在远古时期，随着人类在青藏高原的生息活动以及众多羌人部族之间的交往，逐渐开辟了古老的羌中道。随着汉王朝对河湟地区的开发经营，汉以后不同时期民族政权间的交往以及中西经济、文化交流的发展，又开辟了河湟道与丝绸之路。唐蕃古道是在这些古道路的基础上，随着唐与吐蕃关系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。它由关中平原向西伸展，渡渭水、跨黄河、越通天河、澜沧江、怒江等大江大河；翻越陇山、日月山、巴颜喀拉山、唐古拉山等高山峻岭，贯穿今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西藏四省区，到达“世界屋脊”的青藏高原腹地；全长约 6 000 里（华里，下同）其中青海境内 3 260 里，占全程一半以上。古道从东到西，自然环境差异悬殊，特别是鄯城至逻些间，途经草原、戈壁、雪山、江河、沼泽，穿行在高海拔地区，道路险峻、气候寒冷多变，使臣商旅往来极为艰辛。为给往来人员提供粮

草、畜力和食宿之便，古道全线设置驿站数以百计。鄯城以东，大体上 30 里设一站。鄯城以西至逻些间，按吐蕃规定每百里设一驿，但由于条件限制，驿距实际上差异很大，有远达 200 余里、300 余里甚至 500 余里。尽管如此，古道始终畅通，往来人员络绎不绝。

9 世纪中叶，统一的吐蕃王朝瓦解，青藏高原各民族处于分裂、融合状态。10 世纪初，唐亡，中原进入五代十国时期，但青藏高原与内地的政治联系、经济文化交流仍延续不断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朝代的更迭，西宁通往拉萨间的驿道走向，也逐渐发生变化。13 世纪时，蒙古族统一中国建立元朝，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藏族地区，正式纳入中国版图。这时，西宁至拉萨的驿道，比唐蕃古道的西段走向偏西，即翻越日月山后，沿青海湖西行经今都兰到格尔木，而后从霍霍西里南下，翻越唐古拉山至那曲，复又归入从河源通过来的唐蕃古道；明代入藏道路，大多走元代驿道，但唐蕃古道仍在通行；清代西宁通拉萨的“入藏官道”，在西宁至黄河沿段及那曲至拉萨段，与原唐蕃古道的相应路段基本一致，黄河沿至那曲段，则比唐蕃古道偏西，又比元代入蕃驿道的相应路段偏东，如今的青藏公路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，则基本上与元代入蕃驿道的走向相同。其间路线走向所以有异同，是由于人为和自然因素的影响，使行人不得不改道绕行。

唐蕃古道的畅通，方便了唐与吐蕃的交往，促进唐蕃友好关系的发展。唐蕃相处 200 余年，建立了广泛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流。公元 641 年，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成婚；70 年后，金城公主再次远嫁吐蕃，唐蕃结为舅甥之谊，和同一家。

唐蕃联姻为唐蕃关系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，中原先进科学技术、生产技术不断传入吐蕃，有力地促进了吐蕃农业、手工业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。唐蕃间的贡赐、互市等，为唐朝补充了战马与役畜；唐则给吐蕃提供了大量的丝绸、锦缎、布匹、粮食、茶叶等生活必需品。文化方面的交流更为广泛，吐蕃王朝派遣子弟到长安入国学，学习诗书、典章、音乐舞蹈、天文、历算、医药卫生等，进而建立起自己的典章制度，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文化。唐人的“赭面”、“衣蕃服”、“马球术”等则是吐蕃文化、习俗传入内地的例证。唐蕃关系的发展，为后来华夏各民族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。

唐以后藏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广泛。“贡与赐”、“茶马互市”是宋朝与青藏地区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。这时的贡与赐，除其原有的政治意义之外，实际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物资交易。宋朝对藏族的贡品，均按其值增价二分回赐，双方得益。

13 世纪元朝建立后，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，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藏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，与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在促进国家的统一和发展，创造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。之后历代中央政府，都非常重视对西藏及其他藏族聚居区的治理与开发。元朝在藏区设置宣慰使司都元帅府、万户府、千户所等机构，管理各级军政事务。敕封萨迦派宗教首领为帝师，统领藏区的宗教事务。同时，还在藏区清查户口，征收税赋，开辟驿道，设置驿站，以保证政令通达、人员往来的安全和方便。

因元廷不需依赖藏区马匹，茶马互市日见减少。藏区所需的茶、粮、布匹等，则通过榷场、征收税赋，由商人贩运。由于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，使藏传佛教得以在内地传播。元世祖还组织一批汉族、藏族高僧对不同版本、文本的《大藏经》进行校勘。藏式建筑亦在内地出现。

明廷除在藏区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和官员外，还采取“多封众建”的策略，任命各教派的僧俗官员，授权他们行使相应的权力。明代藏区与内地的贡与赐，茶马互市及其它形式的商贸活动更为繁荣。明廷对藏区政教首领的进贡，都以超过原值的金银、丝、茶、粮食、瓷器等作为回赐，因而入贡者逐年增加。史载，宣德、正统年间（1426—1449），贡者年不过三四十人，到天顺年间（1457—1464），贡者多达三四千人。明代的茶马互市地点多，交易数量大，仅明洪武八年到永乐八年（1375—1410）的36年中，明廷用茶、盐、布、银等在藏区交换到的马匹达800349匹。经过推行马赋“差发”制度，也获得大量马匹。同时，藏区与内地在建筑、印刷、绘画、天文、医药等科技文化方面，进行了广泛交流，达到互相借鉴、取长补短、共同提高的目的。

到清代，藏区政教建制与管理有了新的发展，清前期，由中央政府封授达赖、班禅等尊号，敕赐金册金印。康熙年间，在西藏平定了准噶尔之乱。雍正年间，中央除向西藏地区派遣驻藏大臣外，在青海的蒙古族藏族地区也设置“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”（后称西宁办事大臣）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，由他们督办青、藏地区的政教、外事、军事等要务。乾隆年间，又粉碎了外国侵略势力对西藏的入侵，制定、颁行《钦定西藏

章程》，对西藏的政治、宗教、军务、外事、经济等，作出了明确详细的规定。使藏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、文化都得以进一步发展。在藏区及毗邻的地区出现拉萨、打箭炉（四川康定县）、西宁、兰州等重要商业城镇，商贸范围更为广泛。为适应西藏经济发展的要求，清政府还在西藏开炉铸币。藏区物产输入内地不断增多，内地的各种物资也不断输入藏族地区，经济、文化交流发展，进一步丰富了藏汉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。

民国时期，西藏地方积极参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各种活动，与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真正实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，建立了新型的民族关系。1951年，中央人民政府即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《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》，和平解放西藏后，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关怀下，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。藏族和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建立了民族平等、团结互助、友爱合作的关系。西藏人民当家作主，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与提高，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，是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伟大胜利。西藏人民在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大力支援和共同努力下，修建了青藏、川藏公路，建设了西藏境内的公路网，开辟空中航运，同时大力发展工、农、牧业和文化、卫生、科技、教育事业，兴办了各类工厂和农牧场，发展民族经济，提高了藏族人民的整体水平。藏族人民正同全国人民一道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。

历史上唐蕃古道把祖国内地与西北、西南边陲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它使唐蕃之间“金玉绮绣，问遣往来，道路相望，欢好不绝”；它使后来的汉藏两个兄弟民族的情谊深化与发展，在中华各民族悠久的发展史上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。在中国历

史、民族关系史、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中，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藏学是中外史学界专家学者们十分注重研究的内容与课题。唐蕃关系及后来的藏汉关系等更是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近一个世纪以来，这方面的研究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，先后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，出版了许多专著。本世纪 80 年代以来，一些部门和单位还对唐蕃古道的道程、风土人情等，进行了实地考察与研究。1984 年—1985 年间，青海省博物馆牵头，成立了由历史、考古、文物、民族、摄影工作者组成的唐蕃古道考察队，对古道全线进行了实地考察，取得了积极成果。撰写出版了考察文集、摄影画册，举办了反映藏汉关系的历史文物展览等。与此同时，中央电视台与青海电视台又联合组队，对唐蕃古道沿线地区的山川地貌、民族风情、文物古迹等进行了考察与专题拍摄。制作了不同版本、不同语言文字、长达 20 余集的彩色系列电视片—《唐蕃古道》。该系列片在国内外播放后，获得很好的反响。所有研究、考察成果的取得，都为进一步了解历史、增进民族团结、巩固祖国统一，和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作出了贡献。

## 第一章 古道的形成

### 第一节 古道的开拓

#### 一 鄯城以东

从青海古代文化遗存的大量实物及史籍记载可以证明，随着人类的生息活动，早在先秦时期，青海与东西毗邻地区就有了原始道路。通过对分布于甘肃和青海河湟地区的马家窑文化、齐家文化、卡约文化、辛店文化与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、龙山文化、商周文化的对比研究：青海境内的马家窑文化类型是承继了仰韶文化晚期的石岭下类型。甘、青地区随后又相继出现了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、马厂类型以及齐家文化、辛店文化。马家窑文化既有仰韶文化的特征，又有其自身的特点，是仰韶文化逐渐向西延伸、发展的一支地域性文化遗存。大量的实物资料证明，它们向西延伸的路线，大致是溯渭水流域而上，进入洮河、大夏河流域，然后延伸到湟水流域，覆盖了整个河湟地区。

以黄河、湟水流域为中心的青海东部，自古以来称为河湟

关于石岭下类型的文化归属，另一意见认为它属于马家窑文化早期。

地区。繁衍生息于这个地区的远古居民是羌人。史籍记载其种落达百余种，以牧为主，逐水草而居。在商代，羌人与中原商王朝就不断联系、接触。公元前 11 世纪，周兴于我国西北地区，羌人参与周的各种活动。秦厉公（前 476～前 443）时，羌人无弋爰剑被秦拘执为奴隶，后爰剑伺机逃回湟中（今青海湟水流域中部）。爰剑的后裔“研”，还作为诸羌的首领，随秦孝公（前 361～前 338）太子驪到中原会见周显王。羌人与中原地区的交往，不仅促进了河湟地区羌人的社会生活的发展，也大大促进了由湟水流域东去大夏河、洮河、渭河流域古代道路的开通。

汉代，随着生产的发展，国力增强，汉王朝疆土扩展到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，与西域、中亚诸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流日益频繁。使节、商旅往来不断，中原经河西走廊入西域、中亚的交通干线——“丝绸之路”打通之后，随着交往的发展，又形成了北、中、南三条不同的路线。匈奴逐步强大后，不断联络羌人，在河西走廊一带，劫掠丝绸之路上的使节、商客，丝路受阻。汉王朝为了阻隔匈奴与羌人的联系，消除压力，连续对匈奴进行军事打击，同时积极经营开拓河湟地区。这一举措，引发了汉王朝与羌人之间的一系列军事冲突。汉武帝元鼎五年（前 120），西羌聚众 10 万与匈奴联络，攻打令居（甘肃永登县境）、安故（甘肃洮南县）、围枹罕（甘肃临夏市）。次年，武帝派遣将军李息和郎中令徐自为率军反击，羌人战败，退至青海湖一带，汉军则深入到湟水流域。通过这次战争，汉王朝据有湟水流域，设置“护羌校尉”，在今西宁市置西平亭。汉宣帝神爵年间，在今乐都县东的老鸦置破羌县，在今湟中、湟源一带

置临羌县，该县县治先在湟源县城南（另一说在湟中县镇海堡），后迁至今湟中县多巴。使令居、破羌县、西平亭、临羌县联为一体，并在湟水流域移民屯垦、修路架桥，发展农牧业生产，从而使汉陇西（郡治狄道，今甘肃临洮县南）经枹罕、金城郡、令居县、破羌县、西平亭、临羌县至鲜水海（青海湖）一带的河湟道（亦称羌中道）成为官道。神爵元年（前 61），汉负责处理羌人事务的光禄大夫义渠安国诱杀羌人首领 40 余人，因而又激起羌族人民的反抗。诸羌占领湟中，攻打金城（今青海民和县下川口）并在浩亶（在今甘肃永登县河桥驿）大败义渠安国所率之汉军，使汉王朝经营了 60 年的湟水流域及其东通陇西的河湟道，重新为羌人所控制。为平定局势，汉宣帝派遣后将军赵充国率军平羌。赵充国至金城，衔枚夜渡黄河，经四望峡，深入湟水谷地，击败羌人。又在土地肥沃的湟水流域实行军屯，河湟道复得畅通。

当丝绸之路河西道受阻时，改走河湟道。河湟道成为中西交通重要通道，成为丝绸之路的不可分割部分。河湟道开创于西汉，汉以后各个朝代都有新的发展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是我国历史上分裂动荡，民族大迁徙、大融合的时期，原居于辽宁徒河一带的鲜卑族慕容吐谷浑部，随着北方的民族大迁徙，于公元 4 世纪初，“徙陇上，止于枹罕、甘松”，与当地的羌人和平错居，逐渐融合而形成成为较强大的一支少数民族地方势力，东晋咸和五年（330）前后，吐谷浑之孙叶延建立起自己的政权，并发展为当时中国西北众多割据政权之一。后由于受前秦的威胁，吐谷浑又西徙，经由今甘南进入青海省黄南、海南，定都于今共和县属青海湖西的伏俟城，并

实行与中原的魏、北齐、北周，南朝的宋、齐、梁等政权相互交往的政策。据史籍记载，吐谷浑仅遣使与北魏通好就达 60 余次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河西走廊地区先后出现好几个割据政权，因而战事纷起，丝路时被阻断。东西方国际交往不得不改经湟水流域，西去青海湖，经吐谷浑道达西域、中亚、欧洲。公元 4~6 世纪间，中原沿渭水西行的丝绸之路南线，与河湟道、吐谷浑道相连贯，成为中西交通的重要干道之一。此时，佛教东传，由中原经吐谷浑去西域、印度的道路上，出现许多僧人往返的足迹。晋隆安三年（399）高僧法显与景慧等五人，由长安度陇，经乾归国（即西秦）至僭檀国（南凉），越养楼山（大坂山），经扁都口至北凉（张掖）而后再西行；南朝宋永初元年（420），僧人法勇集僧猛等 25 人，由秦陇入湟水流域，经由吐谷浑度流沙至高昌入印度；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（518），僧人宋云等人由洛阳出发，经陕西、甘肃入青海，越今日月山，沿青海湖西走，穿行柴达木盆地达南疆，而后南下印度。吐谷浑同中原各政权间友好交往的同时，又积极开展商贸活动，商队往来络绎不绝，使吐谷浑至中原地区的道路继续畅通与发展。

## 二 鄯城以西

早在唐以前的民族迁徙交往中，湟水流域以西至吐蕃都城逻些间的古道路就不断开拓。在青海境内继马家窑、齐家文化之后出现了卡约文化、辛店文化和诺木洪文化<sup>①</sup>等。卡约文化的人们农牧兼营，东部地区相对定居，西部则以游牧生活为主。它与东部较早的齐家文化有渊源与延续关系，又有其自身明显

<sup>①</sup> 卡约文化最早发现于青海湟中县卡约村，诺木洪文化最早发现于青海都兰的诺木洪，因以得名。

的特征。卡约文化距今约 3 000 年，几乎分布整个青海省境，是青海古代的一支青铜文化。诺木洪文化分布于柴达木盆地，其年代距今约 2 900 年。他们兼营农牧业，过着相对固定的定居生活。考古界认为，诺木洪文化是卡约文化的延续与发展，是西周时期羌人所创的一支文化，从青海境内马家窑、齐家、卡约、诺木洪等文化存在的时间早晚中可以看到，古代先民们的活动开拓了湟水以西的原始道路。秦献公前 384 年～前 364 年时，秦军兵临渭首，灭了狄与獯戎。羌人印（无弋爰剑之孙）畏秦之威，带领其族人向西南迁徙。“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”，到达今青海西南江河源头地区，开拓了青海南部的原始古道。

东汉章帝、和帝与安帝三代，同羌族的交战最为频繁。那时大多还在河东及凉、益二州范围之内。到桓帝时，烧当、烧何、当煎、勒且诸羌攻扰劫掠边塞，中郎将段熲率师出击，穷追 2 000 余里，一直打到河首积石山一带。迷唐率余部远逾赐支河首，即是到了今天果洛的玛多一带。

羌人反抗东汉的几次战争，前后经历五六十年，有时汉军深入青海西南地区，有时羌人东进抵达关中之地，中原至青海中部的交通出现战则阻、和则通的局面。由于交战双方人员进退和辎重运输的需要，对古道发展客观上起了重大促进作用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吐谷浑开始活动于陇西、甘松、洮水一带，后西徙于青海境内黄河以南地区和柴达木盆地。今青海南部果洛、玉树地区为诸羌所据。到东晋义熙年间（405—418），吐谷浑在首领树洛干统治时，经休养生息，国力强盛，人民生活安定，包括附近的白兰羌在内的氏、羌诸部族纷纷依附，使青海中西部众多羌人部族统一于吐谷浑王国的统治之下。吐谷

浑联系西北东部及中原各割据政权，互通商贸，但也时有军事冲突。东晋义熙十三年（417）西秦总想扼制吐谷浑的迅速发展，因而出兵袭击，屡败树洛干。吐谷浑不得不退入青海中部地区的白兰以求自保。树洛干死、阿豺立。南朝刘宋少帝以阿豺为安西将军、沙州刺史、浇河公，尽复故地。至太平真君六年（445），北魏再击吐谷浑，其王慕利延又逃往白兰，北魏又兵分南北二路，向枹罕、白兰两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，慕利延被迫由白兰西逃至且末（新疆且末县），直到第二年才返回故地。西秦、北魏对吐谷浑的战争，及吐谷浑二次退保白兰，也起了开拓青海东西交通的作用。

## 第二节 古道沿途诸政权间的交往

### 一 隋唐与吐谷浑

青海中部东至河曲、西到南疆的吐谷浑，自 5 世纪中叶以来，势力渐趋强盛，经常袭扰陇右地区。开皇元年（581），青海东北部湟水流域纳入隋朝的统治范围。吐谷浑乘隋立国未稳，发兵攻掠隋的弘州（今甘肃临潭西）、凉州。隋文帝派遣安乐郡公元谐率贺娄子干、郭峻等人领兵数万对吐谷浑发起反击。隋军出鄯州，直逼青海湖东，与吐谷浑定城王钟利房战于丰利山（青海湖东南），吐谷浑首领败走。隋军继续向青海湖推进，又与夸吕所遣太子可博汗 5 万骑相遇而战，可博汗又败，夸吕远逃。元谐致书吐谷浑各王侯，谕以祸福，晓以仁德，结果吐谷浑名王 57 人、公侯 13 人率部归附。隋拜素有众望的高宁王移

兹衰为将军，封河南王统领降众。开皇二、三年，吐谷浑又连续掠扰临洮、凉州（甘肃武威县）、廓州（青海化隆县境）、岷州（甘肃岷县）等地。开皇四年，文帝派钜鹿郡公贺娄子干进击吐谷浑。在隋军的打击下，吐谷浑只好派使臣到长安与隋修好，受到隋文帝的礼遇。开皇九年（589），隋军南下，一举灭陈，结束了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，吐谷浑大为震惊，夸吕逃遁。开皇十年吐谷浑又遣使聘问。开皇十一年（591），新继吐谷浑王位的世伏遣其侄向隋奉表称藩，献土特产，并提出与隋联姻。开皇十二年，隋派刑部尚书宇文弼到吐谷浑进行抚慰。此后，隋与吐谷浑进入和平交往的阶段。双方使臣不断往来。开皇十六年（596），隋文帝允吐谷浑请婚，以宗室女光化公主嫁与吐谷浑王世伏，命散骑常侍柳謩之送亲。隋与吐谷浑联姻，友好关系出现了新局面。从此“朝贡岁至”，双方保持着亲密和好的关系。

隋炀帝大业初年，隋政权巩固，生产发展，社会安定，全国呈现繁荣景象。但此时，西突厥和吐谷浑南北夹峙，阻遏中西陆路交通，危及河西走廊通道的安全，又袭扰隋之边县。隋炀帝决意降服吐谷浑与西突厥，以实现其交通西域，发展丝路贸易，招徕远方奇珍异货的目的。大业五年（609）三月，隋炀帝率百官、宫妃及各路大军从长安出发，开始了他以征服吐谷浑为目的的“西巡”。大队人马经扶风、越陇山，至狄道（今甘肃临洮）四月二十七日出临津关（今甘肃积石山县的大河家），渡黄河至西平（今青海乐都）陈兵讲武。五月上旬，炀帝在拔延山（今青海化隆北山、乐都南山一带）大围猎，向吐谷浑示威。中旬，度星岭（今大通、门源交界的大坂山），作了攻打吐

谷浑的战略部署。下旬，隋军包围吐谷浑王伏允于覆袁川（今门源县西北大梁至俄博一段河谷地带，其水即今永安河），伏允派遣部属抵抗。自己领轻骑数十逃出重围，经青海湖西南向南退入党项，在隋重兵打击下，吐谷浑部众 10 万余人在仙头王带领下降隋。隋在吐谷浑故地置西海、河源、且末、鄯善四郡（西海、河源今属青海；且末、鄯善今属新疆）。通过隋与吐谷浑的交往与战争，特别是隋炀帝的“西巡”，达到了疏通丝绸之路，发展中西贸易的目的，使青海河湟至长安的道路更为畅通，为后来的唐蕃古道东段打下了基础。

隋大业末，伏允率众重返故土，吐谷浑复兴。武德元年（618），唐朝建立，唐高祖李渊先灭了承袭西秦霸王的薛仁果；第二年，唐遣使约吐谷浑夹击李轨，在吐谷浑协助下，平了李轨。唐按预约将隋时留质长安的慕容顺遣送回吐谷浑。此年，唐在今青海东北部地区置鄯州和廓州。武德六年（623），吐谷浑联合党项先后袭击了河州，第二年，吐谷浑又袭鄯州，唐派广德郡公李安远到青海与吐谷浑修好，并达成互市的协议，吐谷浑的牛、马大量交换到内地，弥补了唐朝战马与耕牛之不足。而吐谷浑则从唐朝换回大批丝绸、布匹、粮食及其它生活必需品。贞观元年（627），唐太宗即位，吐谷浑王伏允遣使赴长安朝贡。贡使尚未返回，伏允又出兵掠扰鄯州。贞观八年（634）又攻掠凉、兰、廓等州，又把唐使赵德楷、安侯等扣留，唐派段志玄进行讨伐。同年十二月，唐太宗派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，统领侯君集、李道宗、李道彦、李大亮、高甑生等五路大军进击吐谷浑。贞观九年（635），唐军在青海湖一带发动了进攻，伏允战败西逃，唐分南北两路追击，进抵乌海（青海玛

多县托索湖)、河源一带。吐谷浑王伏允西走且末后，其太子慕容顺杀天柱王，举国降唐，唐太宗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，称“越胡吕乌甘豆可汗”。不久，顺为部属所杀，立顺子燕王诺曷钵为吐谷浑主。但诺曷钵年幼，大臣争权，国中动荡。唐又派侯君集率军入吐谷浑，帮助诺曷钵稳定局势。从此，吐谷浑成为唐的属国。贞观十年（636）三月，诺曷钵请颁唐历、奉唐年号，并派遣吐谷浑子弟到唐朝入国学学习。唐太宗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，称“乌地也拔勒豆可汗”。同年十二月，诺曷钵亲自到长安觐见太宗皇帝，并请婚，太宗以宗室女弘化公主许之。次年，吐谷浑又向唐贡大批马牛羊。贞观十三年（639）十二月，诺曷钵到唐都长安迎公主。贞观十四年（640）二月，太宗给弘化公主陪送大量珍贵妆奁，派左骁卫将军、淮阳王李道明送亲，此后吐谷浑与唐王朝的关系日益亲密。贞观十五年，吐谷浑丞相宣王专权跋扈，企图以祭山神为名，袭击弘化公主，挟持诺曷钵降吐蕃，当诺曷钵得知宣王的阴谋之后，即携弘化公主奔鄯城。唐鄯州刺史杜凤举派遣果毅都尉席君买，与吐谷浑威信王联合击败宣王，杀其兄弟三人。这一事件引起吐谷浑内部动荡，唐又派民部尚书唐俭、中书舍人马周持节入吐谷浑抚慰。

永徽元年（650），唐高宗李治继位，封诺曷钵为附马都尉。第二年吐谷浑遣使入唐献骏马。永徽三年（652），弘化公主请求入朝，高宗皇帝遣左骁卫将军鲜于匡济迎接公主。十一月，公主与诺曷钵同到长安谒见高宗皇帝，高宗以优礼相待。又以宗室女金城县主嫁诺曷钵长子慕容忠（苏度模末），并封忠为左领军卫大将军。之后，弘化公主又为次子右武卫大将军梁汉王阔卢模末请婚，高宗以宗室女金明县主许之。由于唐与吐谷浑关

系密切，人员往返不断，唐都长安至吐谷浑的道路畅通无阻。

## 二 隋唐与白兰苏毗

白兰是繁衍于青海地区的一支羌人部族，南北朝时，其地处于吐谷浑之南。到唐时，白兰与吐谷浑、党项、多弥、苏毗为邻，其地约当今海西州南缘及果洛州黄河以北地区，为唐蕃古道所经之地。吐谷浑强盛时，白兰为其役属，曾几次成为吐谷浑退保自固的去处。7世纪中叶，吐蕃向北扩展，白兰、多弥、春桑等羌又为吐蕃所并，白兰地出黄金铜铁，其人勇战斗，善作兵，故吐蕃收其兵以为军锋。白兰向北周、唐等中原王朝遣使朝贡，与吐谷浑、吐蕃呈役属关系，对唐蕃古道的创通起到一定的作用。

苏毗是生息于青藏高原诸多羌人部族较强大的一支。当它逐渐统一唐古拉山南北的广大地区之后，以今拉萨为中心，建立了苏毗政权。苏毗强大时，其境北至于阗，西北以羊同为界，东北到了今玉树州一带，南以雅鲁藏布江与吐蕃为界。开皇六年（586），苏毗遣使与隋朝通好，武德九年（626），派遣使臣到唐都长安向唐朝进献土特产品，高祖热情款待，并赠苏毗女王厚礼。贞观四年（630），苏毗再次遣使入贡。由于苏毗内部不和，内乱不断，被此时兴起的吐蕃乘隙攻灭，拉萨成了吐蕃都城，苏毗成为吐蕃的属国。因王位保留，故苏毗仍不断向唐通使纳贡。通过“回赐”，从内地获得许多纹锦、绸缎、布匹及其它生活用品。还开辟了对天竺（印度）等国的商贸活动。显庆三年（658），苏毗女王又派其宰相黎文与王子三卢入唐通好，高宗皇帝授女王为“右监门中郎将”。垂拱二年（686）苏毗王敛臂遣大臣汤剑左朝唐，请官号。则天女皇册拜敛臂为“左玉

钤卫员外将军”，又以瑞锦制蕃服赐之。天授三年（692），其王俄琰儿又朝唐。开元二十九年（741）十二月，苏毗王赵曳夫遣其子入唐献方物。天宝元年，玄宗封曳夫为归昌王，授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另赐其子帛 80 匹而还。德宗贞元九年（793）七月，苏毗王汤立悉及邻近的白狗等 8 个部族各率种落归附唐朝，唐授汤立悉银青光禄大夫、归化州刺史。

白兰、苏毗与北周、隋、唐的友好往来和商贸活动，使中原通吐蕃的道路不断向西南延伸，促进了唐蕃古道的形成。

### 三 吐蕃与吐谷浑

吐蕃王朝到 7 世纪 30 年代，国力日益强盛，兼并苏毗、羊同之后，其势力向东北扩展。在青海中部与吐谷浑为邻，双方发生了一系列的交往与军事冲突。贞观十二年（638），吐蕃为扩展疆土，掠夺财富，借口吐谷浑离间唐蕃关系，出兵攻打吐谷浑，诺曷钵抵御不住，败走青海湖以北地区。松赞干布得胜回师，途中又击败了党项、白兰、多弥。显庆四年（659），吐蕃大论禄东赞再次领兵进攻已经退到青海湖附近的吐谷浑，掠其畜群。吐谷浑主诺曷钵夫妇请求唐朝出兵援助，唐未曾出兵。到龙朔三年（663），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叛逃吐蕃，向吐蕃尽言吐谷浑之虚实。禄东赞知情后，率精兵突袭了吐谷浑，诺曷钵不敌，携同弘化公主及部分属众走投凉州，吐蕃尽占吐谷浑之地。据《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》记载，禄东赞从公元 659 年到吐谷浑，直到公元 666 年才返回吐蕃本土，他在吐谷浑经营、活动了八个年头，使吐谷浑完全纳入吐蕃，成为吐蕃的一部分。公元 669 年，原吐谷浑诸部的首领入吐蕃向赞普致礼，并向吐蕃纳贡税赋。公元 670 年，唐蕃大非川之战，以唐军大败告终，唐